

我爱故乡的黄梅戏

余中华

我爱黄梅戏，因为它有流行曲子的明快、有甜歌的柔美、有琴声的悠扬，它沁人心脾，润泽心田。

我的童年处于物质和精神双匮乏的时代。那时，能吃上一顿油荤，或看一场电影，就算是美事一桩。那天下午，公社放映员拉着车子来到我们村，消息不胫而走，小伙伴们高兴得又蹦又跳，整个村子也立刻沸腾起来。电影是在村里一个空坝中进行的，放映的是《天仙配》，神话故事，黑白色的。影片讲述的是玉帝的七仙女不恋神仙爱人间，让“土地神”搭桥，“老槐荫树”做媒，嫁给卖身为奴的董永，后遭到玉帝斥责，被迫返回天庭，夫妻二人在老槐荫树下泣别的悲情故事。

董永憨厚朴实，可怜的身世令人同情，七仙女美丽善良，聪颖智慧令人喜爱。美好的故事情节，加上严凤英和王少舫两位艺术家的精湛表演，看后让人欲罢不能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沉醉于故事情节里不能自拔，有时突发奇想：将来长大了，幸运之神像光顾董郎一样降临到我的身上，该多好啊！能娶到七仙女一样的媳妇，真是太美了！当时，尽管我还是一个孩童，不懂得什么艺术欣赏，但严凤英和王少舫的唱腔柔和精美、淳朴流畅，如春风拂过垂柳，如长辈絮絮细语，一点一滴打动着，感染着我。

《天仙配》公映后，好评如潮。严凤英也因饰七仙女一角迅速走红，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汇演，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可惜后来赶上特殊年代，这位命运多舛、性情刚烈的女艺术家遭受了多种磨难。大师离去，让人心痛，但她遗留下了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《打猪草》《党的女儿》等数十部百看不厌的经典作品。黄梅戏也因她的精彩演绎，随即流行大江南北，直至漂洋过海享誉世界，后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或因父辈爷辈都唱过古戏，给晚辈遗传了良好的基因，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天然的好嗓音。哥哥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闲暇时，总爱站在村头绘声绘色唱起黄梅戏，我站哥哥身后鸚鵡学舌，我们一大一小，一高一低，错落有致的黄梅小调飘飞浩瀚的原野、飘飞清清的河边、飘飞乡邻心坎之上。围观群众掌声阵阵，啧啧称赞。这时母亲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晶莹泪花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真能干，我儿唱得真好……”哥俩的表演也随着母亲声声赞美达到了高潮。

我读高中时，不少同学喜欢听流行歌曲来缓解压力，而我采取的方法



农家闲日 肖明 摄

却是听黄梅戏，可电台播放戏曲常常在午夜，多数时候，我因疲惫不堪早已呼呼大睡。那时内心在幻想：能考上黄梅戏艺术学校该多好啊！可以天天听天天唱。事情的发展有时就那么地神奇，有一天，与我有共同爱好的闫三军、张杰同学拿着一张刊有招生广告的《安徽日报》说：“黄梅戏艺术学院开始招生啦，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哟！”我们三人欣喜万分，细研报考条件，策划报考方案，校外麦田的羊肠小道、沟渠两边的小树林里，留下了我们练声的身影和欢快的笑声。因头脑里装得尽是报考艺考的事，把即将到来的高考也忘得一干二净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可惜后因种种因素，报考黄梅戏艺术学院的愿望始终未能成行，给此生留下了小小的缺憾。

步入社会后，条件渐渐好起来。为满足自己的愿望，我买了许多严凤英大师的演唱光盘，一份放在车上，一份留在家中。车在驰骋，路在延伸，在欣赏大师的艺术唱腔中，心情倍儿爽，眼前憧憬的尽是诗和远方。百无聊赖的午后，慵懒地躺在沙发上，来上一段黄梅戏，尽享日子的幸福和安详，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。妻子看我洋洋得意，说我“痴”于黄梅，胜过老婆。儿子说：“老爸爱上戏曲，是不是老了？”我却淡淡一笑，我的内心世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喜欢艺术哪有老幼之分，黄梅戏是勤劳智慧的江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格外值得传承珍视。

客居他乡几十年，故乡黄梅永难忘。每每唱起黄梅戏，让我不禁想起家乡父老，怀念起成长岁月。故乡的黄梅戏犹如家乡的泉水，时时荡漾在我这个漂泊异乡游子的灵魂深处。

带着继女住房车

明前茶

周枫结婚后，丈夫带来的继女路敏，就像一只被欺凌过的野猫，弓着背，对不熟悉的继母，她浑身都闪烁着生人勿近的警觉。这个国庆长假，孩子爸爸要回老家陪奶奶看病，周枫决定带着继女，租一辆房车周边游，一来，旅行不乘坐公共交通，也不往人群里扎堆，对防疫有利，而周枫也想借此机会，与继女亲近起来。

桀骜不驯的小姑娘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种旅行方式太新奇了，一下子就把她给俘虏了。周枫一面开车，一面竖起耳朵来听小姑娘的动静。路敏在摆弄车载收音机，听到电台里久违的广播剧，她怔住了，话剧竟然可以不用看，用耳朵听！接着，她又发现两张小沙发中间的那张茶几是可以翻转的，她翻转了茶几，眼睁睁看它与两张沙发椅拼成一张小小的沙发床，她躺下来，顶头顶脑刚好够把自己放平，但是，腰下的“床垫”有裂缝，睡着也不怎么舒坦。她又手脚并用，顺着窄楼梯爬到了房车上层，那里也有一张单人床，虽然车子开动时有点儿摇晃，好歹躺下来不用弯腰曲背。小姑娘仰头看着头顶上的大天窗，那面天窗可真是魔幻啊，那里徐徐地掠过形态各异的流云，掠过白杨树闪亮的叶片，掠过橘子树累累的果实，掠过变幻莫测的晚霞……路敏一路遐想不已，最后竟然睡着了。

周枫很快就发现带着继女单独出游是对的，在房车里，再疏远戒备的人都无法避开对方。车肚子里的空间，比家里一间房还小，却要容纳洗漱、冲澡、阅读、睡眠、吃饭、看电视、做瑜伽等所有的功能，谁都躲不开谁，谁都没法视对方为无物。

房车里，什么都是迷你型，电冰箱只能放一只饭盒，三五罐饮料，放了牛奶就放不下可乐，为此，著名的可乐爱好者路敏只能跟着周枫喝茶。热水器储水有限，如果两个人分开洗澡，前面洗的人稍不注意，第二个人很可能会遭遇肥皂泡没有冲干净就断水的窘境，于是两个人只好挤在一起洗。周枫帮路敏冲头、搓背，小丫头一下子笑了：“呵痒，也算你的惩罚之一么？”

灯具贮备的电能也不太多，在找到营地的充电桩之前，两人只好关了电视机，挤在一盏灯下读书。晚上，遭遇突来的冷空气，路敏嫌冷，只好从她的“天窗铺位”上裹着被子逃下来，与周枫合盖两床仅有的被子。小姑娘把冰冷的脚丫搁在周枫暖乎乎的腿上，

很快就睡熟了。一早醒来，路敏发现被子上全是周枫压上的衣物，连半夜观星要穿的军大衣都压上了。两人像树洞里的松鼠一样从被子下面探出脑袋，呼吸外面凉彻肺腑的空气。

路敏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：“我再也没想过竟会跟你挤一张床。我跟我妈都没睡过一张床。你是不是受宠若惊，心里特激动？”

周枫朝她撇嘴：“谁稀罕跟你一块儿睡，这么不老实，睡着了还跟人打降龙十八掌。”

这一路走下来，周枫带着路敏，去果园采橘子，去农民家买青菜和鸡蛋，去养鱼的池塘，买了活鱼回来做香茅烤鱼吃，又去放蜂人的营地，戴着防护面罩亲手割蜜，衣服脏了没有洗衣机，两人一起开车去溪水的上游，在那里徒手漂洗，再晾在房车营地的晾衣绳上。分工、协作、互相提携，这一对原来的冤家母女，当娘的开始放下原本的小心翼翼、迂回谨慎，放下对继女的种种假惺惺的笼络，开始对路敏大呼小叫要求帮忙，要求关怀，要求嘘寒问暖，要求夸赞。周枫的借口是：我这要是半路累病了，谁把房车开回去？你又没有驾驶执照！

而当女儿的，经历了这一路之上的磨砺，也不再是那只“隔岸咆哮的小野猫”了，至少，在这么窄逼的“家”里，肩挨着肩、脚丫抵着脚丫地生活过几天以后，她至少在很多方面由衷地对周枫服气：“烤鱼都能做得这么好，阿姨你可以玩《荒野求生》啦……你居然不怕那些绕着你嗡嗡嗡嗡的蜜蜂，还能壮着胆子割蜜，别说，你带着面罩还真有点像聂隐娘……”

开着房车回家的路上，路敏已经懂得替周枫冲咖啡提神。读到好文章，在后座沙发上大声朗读给周枫听；吃到美味的砂锅，主动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刷洗灶台和碗筷。周枫看到她的变化，也不表扬她，只是腾出一只手帮她把散乱的额发撩上去。周枫明白，所谓隔阂，多半就是没有体会过同舟共济的感觉，没有体验过相依为命的温暖。而所谓默契，绝对不在假惺惺的互相迁就、吹捧中，而在于那种“行万里路，我只放心与你为伴”的信任里。

